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九

侍者福善　門人通炯日錄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生平愛奉觀音大士初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抱之遂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是年十月己亥十二日丙申己丑時生也

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於邑之長壽寺遂易乳名和尚

二十七年戊申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木椿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庚戌

三十年辛亥

三十一年壬子

予年七歲叔父鍾愛之父母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母紿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撫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竟

之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
予曰死向甚麽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嬸母舉一
子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
從何得入嬸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你從何
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
能解於懷矣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誡不許回但
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
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抛於河中不顧而回

於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不淨殺留之何爲又打逐略無留念予是時私謂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卽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謂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卽爲母誦一過母大喜曰汝何從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爲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却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箇挂搭僧耳予曰何爲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徧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

能捨耳母曰汝若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脚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母此何人耶母曰挂搭僧也予私喜視之僧至故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衆僧起即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徑去予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福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

三十六年丁巳

予年十二讀書通文義鄉族咸愛重之居常不樂俗父爲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卽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第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爲一俗僧可惜也我第延師敎讀書看其成就何如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謁適趙大洲在座一見喜曰此兒當爲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予應聲曰要作佛趙公曰此兒不可輕視當善敎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

然心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時雪浪恩兄長予一歲先一年依大師出家見予相視而嘻時人以爲同胞云江南開講佛法自無極大師始少年入佛法者自雪浪始

三十七年戊午

予十三歲初太師祖擇諸孫有學行者俊公爲予師先授法華經四月成誦

三十八年己未

予年十四流通諸經皆能誦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遂延師能文者教之

三十九年庚申

予年十五太師翁乃請先生教習舉子業初即試其可教乃令四書一齊讀是年多病

四十年辛酉

予年十六是歲四書完背之首尾不遺一字

四十一年壬戌

予年十七是歲講四書讀易并時藝及古文辭詩賦即能詩述文一時童子推無過者

四十二年癸亥

予年十八時督學使者專講道學以童生為詞童

動隨數十逐隊而詞亦有因之而倖進者予大恥之遂欲棄所業是歲以病辭不入館

四十三年甲子

予年十九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栖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欵留旬月予執侍甚勤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𠫵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笥得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即請祖翁披剃

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
佛日夜不斷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
於空中當日落處覩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
足禮哀戀無巳復願見觀音勢至二菩薩卽現半
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辦也是
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
予卽從受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
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凉之爲
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正大師曰汝志入此法
門耶因見清凉山有冬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

暑故號淸凉之語自此行住氷雪之境居然在目矣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可心者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

四十四年乙丑

予年二十是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我業者乃撫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我死後房門大小事皆取決之勿以小而易之也衆唏嘘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徧巡寮各

辭別衆咸訝之又三日即屬後事亦微疾舉藥不肯進乃曰吾行矣藥奚爲乃集衆念佛五晝夜手提念珠子擁於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亦不輟也太師翁爲報恩官住三十年居方丈及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衆皆歎異是年冬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於天界集海內名德五十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拔予往從少師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內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衆亦不

知有日用事一衆皆以予爲有志初不數日以用心太急忽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宪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至後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矣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復矣一衆驚歎是故得完二期及出亦如未離禪座時即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爲異江南從來不知禪而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少年僧之習禪者獨予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

予盡棄所習衣服獨覓一衲被之見者以爲怪

四十五年丙寅

予年二十一自禪期出是年二月十八日午時大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爲煨燼時予少祖爲住持及奏聞

旨下法司連逮同事者十八人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寺執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救躬負鹽菜送獄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倦者三月且多方調護諸在事者竟免死時

與雪浪恩公俱決興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緣非
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你我當拌命修行以待
時可也是時卽發遠遊志須之少祖尋入滅太祖
之房門無支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畜喪事
皆取貸不貲故多欠負卽析居知必不能保守恩
太師翁遺命乃設法盡償其負貸餘者分諸弟子
各執業房門竟以存是年冬從無極大師聽法華
經於天界寺因志遠遊每寮方僧求可以爲侶者
久之竟未得一日見後架精潔思淨頭必非常人
乃訪之及見特一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已悉辦不

知何時洒埽也予故不寐竊經行廊下偵之當衆
方放叅時即已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
其人問之執事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視其狀
不堪問曰師安否曰業障身病已難支饞病更難
當予問何故曰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
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眞因料理果餅袖往視
之問其號曰妙峯爲蒲州人予即相期結伴同遊
後數日再視之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
潛行耳

予年二十二特舉虛谷忠公爲寺住持以救傾頹比爲回祿事常住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衆計無所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爲教師授業行童一百五十餘人予因是復視左史諸子古文辭

二年戊辰

予年二十三是年謝館事復館於高座以房門之累然也

三年己巳

予年二十四是年金山聘館居一年

四年庚午

予年二十五是年仍應金山聘

以養道待時是年遂欲遠遊始同雪浪恩兄遊廬

五年辛未

予年二十六予以本寺回祿決興復之志將修行

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

青原見寺廢僧皆蓄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

當道選年四十以下者盡剃之得四十餘人夏自

青原歸料理本師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即一鉢

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

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軟煖
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
一鉢長往
六年壬申
予年二十七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
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
有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不得者即
盡邀於飲店以銀投之一餐而畢明日上街入一
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輕萬鍾矣
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銘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

爲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遥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衒夫朱紫之麗唯取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之地行乞竟日不能得日暮至西太平倉茶棚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次公仲淹爲社友故耳因得寓所旬日即謁摩訶忠法師隨往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

安法師爲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峰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客相訪及入門師即問還認得麽予熟視之見師兩目忽記爲昔天界病淨頭也乃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寓曰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翦適以檀越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內藏故來耳問予狀乃曰特來尋師且以觀光輦轂一叅知識以絕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某願伴行乞

爲前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即往參
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之而
已參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
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却來處分明予作
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而別

萬曆元年癸酉

予年二十八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凉傳按跡
遊之至北臺見有憨山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果
奇秀默取爲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
息機之句以不禁氷雪苦寒遂不能留復入京東

遊行乞至盤山於千象峪石室見一僧不語予亦不問即相與拾薪汲水行乞汪司馬以書訪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夫也及秋復入京以嶺南歐楨伯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為國博急欲見予故歸耳

二年甲戌

予年二十九春遊京西山當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及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都下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賓主公即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瞪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别公不懌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來訪一見即日夜來

家兄失却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公拱曰小子
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阿哥輸却維摩
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遜少名理讓支公之
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
資特異大有文章氣概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
執業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老兄滕
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
馬公公曰信哉予觀印公道骨他日當入大慧中
峯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爲哉第恐浮遊爲誤耳
見予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

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
予與妙師同坐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
切念之觀公器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爲予
曰貧道特爲大事因緣參訪知識今茀遊目當代
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
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爲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
友矣予曰昔已物色於衆中曾結同參之盟故北
來相尋不意偶遇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
子願津之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勘合二
道又爲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峰行矣

公何不見別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
脚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
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
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拜謝遂決行即往
視妙師已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即
登車未別一人而去秋八月渡孟津見武王觀兵
處有詩弔之曰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
侯王綱直使同天地應共黃河不斷流過夷齊扣
馬地弔曰棄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
陽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扣馬心遂入少林謁初

祖時大千潤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馬寺即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至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延妙師及予意甚勤爲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校閱句於不遷論旋嵐偃岳之旨不明切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岳而長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江

河競注而不流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氷釋
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
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
河邊兩箇鐵牛相鬭入水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
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
師至予久慕之相見喜得坐叅也與語機相契請
益開示以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深得其肯每
見師談論出聲如天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
出詞吐氣果別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
詩讀之歎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復笑曰佳則

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寻曰和尚那一竅通否師曰
三十年拿龍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兎子來下一跳
寻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師拈拄杖才要打寻
即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兎子恰是蝦蟇師一
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
望也寻曰覰師佛法機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
風顛態吟哦手口無停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
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日夜不絕自是不能止遂成
病耳寻曰此病初發時何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
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頓令其熟睡

覺時則自然消滅矣我初恨其無毒手耳歲暮師知予新正即往五臺乃以詩送之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領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山陰國主問予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爲終養資予謝曰貧道初行脚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親乎因讓致光師

三年乙亥

予年三十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

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予爲卜高敞地爲合葬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並存孫續鞠居之後也太守胡公號順菴東萊人聞予至寓城外欲一見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郵符予曰道人行脚有草屨耳焉用此公益重及予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塔院寺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最幽峻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以居之時見萬山氷雪儼然夙慕之境身心洒然如入極樂國未幾妙峰往遊夜臺予獨住此單提

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杌直至一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氷消澗水衝激奔騰如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狀甚以爲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溪上有獨木橋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衆響皆寂不復爲擾矣予日食麥麩和野菜以合米爲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尚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

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爲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是年夏雪浪兄北來看予至臺山不禁其淒楚信宿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

四年丙子

予年三十一春三月蓮池大師遊五臺過訪留數

日夜對談心甚契是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歷
楞嚴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
量照之少起心識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
全經旨趣了然無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鴈
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餛餶野菜虀
耳時下方正酷熱驂從到澗中敲氷嚼之公見曰
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氷耳是年冬十
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本道擬配遞還俗叢林
幾廢廬山徹空禪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
之予曰無傷也遂躬謁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

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巳作書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解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斯夕問道爲說緒言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予曰我胸中無一字焉能爲詩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詩思予偶揭之方搆思忽機一動則詩句迅速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巳落筆二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即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

時現前遍塞虛空即通身是口亦不能盡吐更不知何爲我之身心也黙之自視將欲飛舉之狀無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坐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爲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熟睡可消遂閉門强臥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推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乃令破窻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即覺矣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邊鳴

數十聲予始微微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
處也公曰我行師郎閉門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
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
不知從何入來及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迹一一皆
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徧空擾擾者如雨
散雲收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
其樂無喻乃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真不吾欺也歲暮擬新正
還山乃爲胡公言臺山林木苦被姦商砍伐菩薩
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爲具疏題請大禁之自後

國家修建諸剎皆仗所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

五年丁丑

予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岳思大師發願文遂發心刺血泥金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上結般若勝緣下酬罔極之恩以是年春創意先是慈聖聖母以保國遣僧誦經予僧列名至是

上聞書經即賜金紙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徹空師遊匡山有詩十首送之

六年戊寅

予年三十三刻意書經無論點畫大小每落一筆念佛一聲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遍說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之亦不錯落每日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近諸老宿竊以爲異率數衆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良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住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宿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

座見淸凉大師倚臥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聞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叅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即現覩於目前自知身心交叅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礙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昇高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迥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閣量如空閣中盡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閣中設一高座紫赤欲色予心爲金剛寶

座其閣莊嚴妙嚴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淸淨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卽遠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閣卽近頃之見座前侍列衆僧身最高大端嚴無比忽有一少年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尚卽說此經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尚爲誰曰彌勒予喜隨比丘而上至閣陛瞑目歛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則見彌勒巳登座矣予卽瞻禮仰視其面見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爲我說則我爲

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然如夢但聞空中音聲歷歷開明心地不存一字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彌勒樓高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即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有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爲女子也予心惡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汎其形則知爲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掬水澆予從頭而下灌

入五內如洗肉桶五臟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荼毘一梵僧擘髑髏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指剜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即入口啜之如是隨取隨啜其甘如飴腦已食盡唯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也飲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即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然自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酬酢常聞佛言常有是好夢

七年己卯

予年三十四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

聖母爲薦

先帝保—　聖躬欲於五臺修塔院寺舍利寶塔　諭

執政以爲臺山去京窵遠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

壽寺是年工完覆奏—

聖母以爲未滿臺山之願諭

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山修造是時—

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於外恐不能卒業有傷法

門予力調護始終無恙
八年庚辰
予年三十五是年特
旨天下清丈田糧寸土不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領該
縣姦人蒙蔽欲飛額糧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
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
爲狐窟矣諸山耆舊集白予予安之曰諸師第無
憂緩圖之予於是宛轉設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
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全
九年辛巳

予年三十六是年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予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僧五百衆其道場事宜俱備適

皇上有旨祈 皇嗣遣官於武當

聖母遣官於五臺即於本寺予以爲沙門所作一切

佛事無非爲 國祝釐陰翊 皇度今祈 皇儲乃爲 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爲區區一已之名也妙師意不解

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爲心予大不然乃方爭忤之竟從予議頃之江南妖人作難忌者卽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爲一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成予卽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予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成爲建道場於內應用供具器物齋糧果品一切所需妙師在京若罔知皆予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出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啓

水陸佛事七晝夜于七日之內粒米不糝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佛菩薩每日換供五百卓次第不失不知所從來觀者以為神運予亦自知佛力加被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春三月講華嚴玄談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衆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衆一食如坐一堂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剝啄之聲皆予一人指揮餘無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生平精力蓋竭於此三月會罷盡庫內所餘一應錢糧

約可萬計盡行封付本寺主者以爲常住予與妙
師一鉢飄然長往矣妙師往蘆芽予以疾往眞定
障石巖調養作詩一首有削壁天應隘日斷崖
無路只飛梯之句是年八月　皇子生予復之京
西中峯寺作重刻中峯廣錄序結冬水齋於石室

十一年癸未

予年三十八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時
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爲本寺回祿志在興復
故修行以約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遂失

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
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爲侍者
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
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淸涼疏云
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卽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靑
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
山果得其處葢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
衆山面吞大海極爲奇絕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
音菴葢古刹也唯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眞出
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爲道院及世祖

西征回僧奏聞多命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
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真逃人絕世之所志願居
之初掩片席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
士爲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
也時即墨靈山寺有桂峰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
相與

十二年甲申

予年三十九秋七月

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
與予也二師已至受 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

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瑞菴親訪之公知予任
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　慈旨某懇謝曰倘蒙
聖恩容老山海受　賜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
聖意不已尋卜地建寺於西山隨遣內使至期以必
往予竟謝不就中使回報以居山堅臥之志
聖意憐之問無房舍卽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
修菴居及至予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
何用多爲使者强之不敢覆
命予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
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來使徧散各府之僧道孤

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
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于罹難下鎮撫鞫于數用
內帑金于對以請查內庫支籍
上查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
上意竟解
十三年乙酉
于年四十東人從來不知僧于居山中則黃氏族
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
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偏行東方絕不
知有三寶于居此漸漸攝化久之凡為彼師長者

率衆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

十四年丙戌

予年四十一是年頒藏經先

國初刻藏有此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

今上聖母命補入之刻完

皇上敕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施四邊

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嵋北邊蘆芽時

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召予不至賜亦不受乃以藏

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空山無可安頓

撫按行所在有司供奉予見有

勅命乃詣京謝　恩比蒙
聖慈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請　命名曰海印
寺予在京聞達觀禪師訪予於海上即趨歸求捏
追之值師出山尋即同回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閑
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之句是年冬十一月予自
辛巳以來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
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
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
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即
說偈曰海湛澄空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

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卽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卽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燭才半枝巳就時禪堂方開靜卽喚維那入室爲予讀之自亦如聞夢語也

十五年丁亥

予年四十二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爲衆說戒自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爲居士作心經直說是年秋胡中丞公請告歸田乃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爲侍者命名福善

十六年戊子

予年四十三時學人讀予楞嚴懸鏡請曰此經心觀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願字字消歸觀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議已立大旨然猶未屬稿

十七年己丑

予年四十四是年閱藏爲衆講法華經起信論予自別五臺時有省親之心且恐落世諦也姑自驗之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虛

龍乃急呼侍者曰吾今可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
爲報恩寺乞請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
上卽命送賫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放光連日
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向北迎經僧自光中行及
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瞻禮者日萬餘人以
爲希有之瑞老母聞予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家
予曰我爲
朝廷事非爲家也若老母能相見歡喜如未別時止
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聞之曰再生相見歡
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卽可況兩宿耶及予歸老

母相見欣然絕倒子大以爲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從船來陸來老母應聲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空中來子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老母曰別後想我否母曰安得不想子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旣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即令郎住處也我自此夜禮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今謂你死則不拜亦絕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子明日祭祖塋爲二親卜得葬穴時老父已八十子戲曰今日活埋老子省他日又來也

于把钁斫地老母奪之曰老婆婆自埋又何煩人
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老母歡然如故未嘗覺看
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郎𥁞有黃生納善字子光
者乃今大司公之弟也初予至海上時年十九歲
郎歸依請益授以楞嚴一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
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脇不至席時予南歸
光私念曰吾生邊地長刼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
善知識爲不請友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對觀
音大士破臂然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後火
瘡發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愈愈

時見瘡痕結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即其
母妻亦未知也恒求出家于絕不聽乃曰弟子打
箇筋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是知發足車地未嘗
斷佛種也初予以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
但以動至數十萬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
機將熟乃借送大藏因緣回南都具得本寺始末
回覆命具奏
聖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
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
聖情大悅即　命於是年十二月儲積始

十八年庚寅

予年四十五是年殿宇成春爲

聖母代書法華經時有鄉官欲謀道場者乃搆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開府李公先具恐其事痛恨之下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捄之無賴數百衆作鬨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予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爲首一人持銅牌有利刃出其鞘鼓舞予前欲殺予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卽收牌刃圖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衆疑彼爲首者

有利於予即欲毆之予默計彼衆一鼓則其人危矣奈何乃躊躇將別即拉狂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啖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即遣多役並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免予曰勿懼亦勿辯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擒時僧方與彼爲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鬨予曰市喧耳太守欲枷彼予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衆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寧是歲作觀老莊影響論

十九年辛卯

予年四十六歲是年

聖母造檀香毘盧佛像建大殿是年秋門人黃子光

坐脫

二十年壬辰

予年四十七是年秋七月予至京訪達觀禪師於

上方晉時有琬公慮三災壞刼無佛法乃刻石經

藏石室其塔院爲僧所賣師贖之欲得予作記予

適至師大喜及見卽同過石經山乃爲作琬公塔

院記及重藏舍利記并前所作有海印稿時與達

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爲生平之奇

二十一年癸巳

予年四十八是年山東大饑死者載道山中所儲齋糧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遶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

二十二年甲午

予年四十九是年春三月山東開府鄭崑崖公入山見訪問法爲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

聖節至京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時予以修本寺

因緣知

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時

上以倭犯朝鮮方議往討姑徐徐乃寢